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人物志二十二

大臣傳八

滿洲鑲黃旗八
補熙 完顏偉

傅清

保祝

高斌

傅清 子明仁

傅清滿洲鑲黃旗人追贈一等公李榮保之次子

雍正元年由閒散授藍翎侍衛五年授三等侍衛

十二年授雲麾使乾隆元年晉鑾儀使二年六月

晉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五年授天津總兵九年駐藏副都統索拜期滿

命傅清以副都統往代十年疏言駐藏章京筆帖式向照哈密等處例三年錯綜換班派唐古特巴塘裏塘等兵護送查唐古特兵沿途不無竊掠請嗣後駐藏大臣率章京等赴藏舊駐官員帶兵同回不另護送藏地不比內地事隨到隨辦交代後可查照無庸錯綜更換下軍機大臣議從之十一年疏

言西藏處邊未番蠻錯處西北界準噶爾北通青海為四川西南外郭打箭爐之門戶是以

特派大臣並文武各員駐兵彈壓自雍正十二年設立塘汛不特以傳送公文且聯絡聲勢法本周詳上年副都統索拜議改番塘以免糜費乃撤站未幾搶刦累累而裏塘一帶夾壩更甚於昔又準噶爾不惜重費赴藏熬茶或萌覬覦意況番塘初設遞送即不妥協倘因循久遇緊要事難保無悞請自

藏至爐沿途塘汛官兵仍舊第酌衝僻遠近布置
總在一千兵數內軍機大臣議如所請行先是西
藏郡王頗羅鼐子二長珠爾默特策布登次珠爾
默特那木扎勒

上獎頗羅鼐勞績令自保一子襲爵頗羅鼐以珠爾默
特那木扎勒奏封長子十二年三月頗羅鼐卒

命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郡王

諭曰西藏地方關係甚要頗羅鼐經事練達下人信服

伊亦能奮勉効力今已身故雖命伊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襲封總辦藏衛事務而藏地素屬多事衆心不一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又年幼未必即能收服衆心頗羅鼐在時凡事由伊主張不過商同傅清斟酌辦理今非頗羅鼐時可比着傳諭傅清逐處留心訪查如有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意見不到之處即行指示惟期地方安靜不生事端今歲準噶爾又往熬茶當留心防範此際衆人意見情形及珠爾默特那木扎

勒襲爵辦事後各處人心輸服與否俱一一體訪具摺奏聞倘有一二滋事之人即酌量辦理以示警戒

四月奏言阿里克地方向係頗羅鼎長子公珠爾默特策布登駐守嗣因足疾回藏茲頗羅鼎故阿里克緊要伊病亦全愈臣令仍往駐騰格里諾爾喀喇烏蘇等處向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於夏季領兵駐防今伊留藏辦事臣令派親信宰桑先期往駐再自阿哈雅克起至阿里克每卡增兵三十巡

防疏下軍機大臣議行六月奏言準噶爾夷使進
藏熬茶各隘應增兵防範阿哈雅克騰格里諾爾
一路派兵六千交該管宰桑等駐守另派噶卜倫
策凌旺扎勒等帶兵三百由喀喇烏蘇護夷使進
藏珠爾默特策布登帶兵五千防守阿里克又派
兵四千於工布達克布及藏內防備再準噶爾入
藏之徑有五各派兵百設卡偵探又歸併藏內之
那克素三十九部落番衆俱係叛賊羅卜藏丹津

舊屬夷使到時難保必無生事令移收別處至準噶爾人等赴各寺廟熬茶時仍派兵約束并密飭知各寺廟喇嘛疏入

詔軍機大臣議奏尋議調兵太多不但勞費恐伊等聞而生懼應令酌調數千於緊要處嚴防毋涉張皇與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酌辦餘如所奏行十三年二月

命侯準噶爾熬茶事竣馳驛來京四月補天津總兵九

月授古北口提督十四年二月調固原提督十月
駐藏副都統紀山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性情乖
張與達賴喇嘛隙請將達賴喇嘛移駐泰寧

上訓飭之

諭曰從前藏地常派大臣二員駐劄辦事後乃裁去一
員朕思藏地關係緊要彼處應辦事件有二人相商
較為有益且換班先後更替有一舊人尤覺妥當傳
清曾經駐藏彼處事體諒屬稔知着賞給都統銜即

由固原馳驛赴藏十二月紀山復奏珠爾默特那木
扎勒告其兄珠爾默特策布登聚兵攻取果弼奈
事

諭曰現在既有珠爾默特策布登起兵之信可速寄信
傳清藏地關係甚要事之真偽今雖不能即定然不
可不為留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年幼燥急性好生
事外貌雖依紀山教導其實紀山轉被欺蒙亦未可
知使伊本無生事之心伊兄實欲進兵來藏是特其

兄弟間互相侵犯辦理尚易若伊兄並無此事而伊造言誣構藉端生事則伊即係不可存留之人速宜辦理然土伯特人賦性狡詐或因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嚴刻屬下乘伊兄弟不和從中離間更未可定此事傳清務須沿途留心細訪倘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不願派大臣駐藏藉端設計以陷紀山斷不可忽畧以致墮其術中如有見聞即行具奏尋

命侍郎拉布敦往代紀山傳清途中覆奏言珠爾默特

策布登構兵事恐未確或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
謀據兄地捏詞起兵端臣至藏察看情形即將珠
爾默特那木扎勒辦理得

旨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乖戾詭譎留之終必生事或乘
伊與兄構兵令四川總督策楞等帶兵以助戰為名
相機擒戮或俟明年章嘉呼圖克圖赴藏熬茶遣川
督帶兵護送至彼伺間殲除二者孰為利便傳清至
藏可察看情形熟籌具奏十五年五月傳清既抵藏

偕拉布敦奏言珠爾默特策布登暴死珠爾默特
那木扎勒擅調兵運礮赴薩海

諭曰此時惟應靜以鎮之待其自起自止在我原無治
罪之心則伊亦不生猜疑之念勿因急欲解其疑心
轉生一番忙亂俟其回藏後將如何舉動之處再行
奏聞九月疏劾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往後歲時誣搆
噶卜倫第巴布隆贊等抄沒其產給所親愛又逐
珠爾默特策布登之子珠爾默特旺扎勒戮辱頗

羅鼎舊人殆盡現帶兵二千餘在距前藏三百餘里之達木地方駐牧

諭曰此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乖張悖戾但道途遼遠可暫聽之十月復奏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叛跡漸著宜相機擒治

上命副都統班第赴藏並

密諭總督策楞等備兵援勦時珠爾默特那木扎勒陰通準噶爾絕我郵置軍書不達者旬日傳清與拉

布敦決計先翦除是月十三日召珠爾默特那木
扎勒至通司岡公署登樓數其罪誅之逆黨羅卜
藏扎什等糾衆圍樓縱火施鎗砲達賴喇嘛遣救
不得入傳清被創自盡拉布敦亦遇害十一月策
楞馳疏

聞

諭曰駐藏都統傳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前因珠爾默特
那木扎勒潛謀不軌情跡顯著奏請相機翦除朕以

伊等孤懸藏地未可輕舉曾令侯班第到彼察看情形降旨辦理乃伊等未及奉到諭旨以機有可乘遂爾便宜行事逆渠已經授首而傳清拉布敦旋為逆黨所害為國捐軀深用憫惜又

諭曰從前西藏郡王頗羅鼐實心恭順且料理藏中事務一切安帖後因年力就邁朕念及將來詢伊二子之中孰堪為嗣據伊奏稱長子人輟弱又已出家次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人尚強幹能勝彈壓因是令

其承襲迨伊奏事一二次以後朕於其詞意之間即知其非伊父居心可比日後必生事端屢諭駐藏大臣留心體察嗣伊摺奏請撤駐藏官兵朕以兵數原屬無多若不准其所請轉啟伊疑忌之心是以即依所請行著紀山前往駐劄詎紀山與之設誓和好即奏事嘗與同列銜名朕深責其非體是紀山不但不能懾服其心更已墮其術中矣傳清前經駐藏為伊等所敬服遂令前往更換且慮其勢孤益以拉布敦

協同駐藏乃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心益狡悖將伊長兄珠爾默特策布登圖害反以伊兄叛逆誣奏又伊與達賴喇嘛素有讐釁既戕其兄遂欲計害藏中不順伊之班第等其勢將延及達賴喇嘛獨據其地雄長一方近遂將塘汛文書禁絕不通悖逆情形漸益昭著傳清拉布敦深知奸計摺請便宜從事以絕後患於今年十月初八日奏到朕以僅二大臣孤懸絕域未可輕舉即使便宜辦理亦於國體有關且非萬

全之道批令俟班第更換拉布敦到歲日會同達賴喇嘛及藏中大格隆等明正其罪以申國法庶協天朝體制乃傅清等未及接到諭旨即於十月十三日傳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到通司岡加以誅戮而傅清拉布敦旋為伊屬下羅卜藏扎什所害總督策楞奏到朕深為憫惻不覺涕零因思傅清拉布敦若靜候諭旨遵行或不至是但珠爾默特那木扎勒反形已露倘不先加誅戮傅清等亦必遭其荼毒則傅清拉

布敦之先幾籌畫殲厥渠魁實屬可嘉非如霍光之誘致樓蘭而斬之也夫臨陣捐軀雖奮不顧身然尚迫以勢所不得不然如傅清拉布敦揆幾審勢決計定謀其心較苦而其功為尤大以如此實心為國之大臣不保其令終安得不倍加軫悼耶傅清拉布敦着加恩追贈為一等伯着入賢良祠昭忠祠春秋致祭傅清並入伊家祠從祀伊等子孫給與一等子爵世襲罔替以示朕褒忠錄庸之至意並將伊二人為

國捐軀之大節明白宣示使天下共知其不得已之苦心否則好事喜功者將借此二人為口實而事外無知之人又有議其擅開邊釁而仍邀國家如此厚恩者朕豈肯令是非倒置若此哉十六年四月

命立祠通司罔極至京

上親臨奠醊

賞治喪銀萬兩仍

賜祭葬如例謚襄烈

御製詩紀其事曰衛藏西南夷極邊入我王化百餘年
始猶羈縻後執書置兵為守防呼韓蒙古習俗尚黃
教得失視此為轉旋其何小醜背厚澤夜郎自大輕
王臣託詞承平勞物力示之大信休兵屯戍虓虎下
遂無忌更與外賊為牽援血人於牙攫財賄中梗驛
路軍書傳惟時奉命監彼土曰傳清暨拉布敦目覩
逆勢日猖獗炎炎不息將燎原戰守不可兵力弱官
軍萬里阻蜀門國事為重餘度外二人同心利斷金

知無一生有九死但期濟事酬深恩珠爾默特那木
扎汝來示汝大義存天無二日爾二日爾忘爾父叨
藩翰允渠稔禍力已張藐視二人何有焉籠中之鳥
砧上魚西藏指日據有全挺身來見忽疑慮潛呼羣
醜施戈鋌傳鄉直前扼其臂逆王命者誅無延拉卿
拔刀割其脰罪在魁首無牽連羅藏扎什其羽翼走
險叫誼豕突然桀犬吠堯各為主蜂屯蟻聚來攘挺
吁嘻二臣力不逮如歸視死雙捐軀小魁烏合旋就

縛駢首就戮長竿懸逆誅順撫妖氛靖衛藏萬衆如
一言忠臣報主有如此智勇兼濟誠通天昔每椎心
今吐氣如披雲霧瞻蒼旻不勞一旅翦渠寇豈止萬
命免沉淪尸祝社祭衆夙志虔伸絕域千秋傳靈輿
肅肅歸故里建祠臨真恩頻宣錫爵賜封延後世志
予哀悼旌勲賢雙忠之氣浩千古雙忠之力敵萬軍
罵賊有似奮常山誘致大異斬樓蘭雙忠蹟畧傳斯
篇他年以待信史編又

諭曰前駐藏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因珠爾默特
那木扎勒逆謀顯著先事翦除奮不顧身忠誠卓越
俱已加恩贈卹入祀賢良祠昭忠祠傅清並入伊家
祠從祀不知者或訾二人冒險邀功且議朕為庸
過厚也今據駐藏策楞班第等奏珠爾默特那木扎
勒自立名號潛遣其心腹堅叅扎錫等通款準噶爾
稱策旺多爾濟那木扎勒為汗且求其發兵至拉達
克地方以為聲援幸值準夷內潰所遣使人回藏被

獲得其逆書并餽獻諸物是其陰蓄異志勾結準夷
罪不容誅設非二臣協力同心決計先辦則其貽害
藏地將不可言是二臣之心甚苦而有功於國家甚
大特建雙忠祠合祀二人春秋致祭丕昭勸忠令典
傳清既有專祠著不必從祀家廟傳清子明仁初襲
一等子爵授三等侍衛乾隆二十五年同額爾登

額齋

勅赴巴達克山宣諭

威德三十六年四月赴金川軍營十二月大軍攻巴朗
拉賊卡明仁偕侍衛新建蘇等於兩礮間施礮擊
賊三十七年三月攻資哩北山賊乘雪夜逃明仁
偕侍衛喬蘇爾等分路追之賊遁阿喀木雅寨
我軍以礮環攻賊復竄明仁追擊之五月攻資哩
南山明仁偕侍衛賡音素等督鑄礮有功七月賊
三百餘犯明仁所守木卡擊敗之九月提督董天
弼由納雲達進兵

命明仁偕翼長富瑚等往助之尋自咱瑪山梁踰穆陽岡分攻木了山梁克石卡三十餘大卡木城三斬賊百餘

諭部議叙十一月授二等侍衛十二月西南兩路大軍合進明仁充領隊侍衛尋隨將軍溫福攻克布朗郭宗擢頭等侍衛三十九年三月大軍攻凱立葉明仁偕侍衛彰霸擊第二峯賊卡五月進攻羅博瓦山岡下木城石碣賊從箐內拒敵擊敗之四十

年五月

諭曰明仁在阿桂隊內於本年正月攻取康薩爾山梁等處隨衆帶兵乃此後打仗並無伊名著阿桂查明據實覆奏尋以明仁患病未愈奏

諭曰明仁在彼無用着來京明仁懇留軍營自効將軍阿桂代奏奉

旨聽其自留看如何効力九月卒於軍營

諭曰據阿桂奏明仁自到軍營以來帶兵打仗頗屬奮

勉近雖抱病尚力疾行走茲因病身故等語覽奏深
為憫惻着賞給副都統銜並着該部即照贈銜議卹
所有子爵即着伊子寶綸承襲尋

賜祭葬如例

保祝

保祝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領侍衛內大臣馬武
子雍正元年三月以監生授三等侍衛四年三月
在

乾清門行走五年四月襲佐領世職九年十一月擢
御前侍衛十二年十二月襲三等輕車都尉十三年十一
月授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乾隆元年調正黃旗滿
洲副都統二年三月赴西寧辦事閏九月疏言多
倫尼托克安圖等七族及因察族哈爾受族遣人
赴西寧交馬價銀並帶貿易之貨行至茶戶遇郭
洛克格爾側等賊番掠去銀貨并傷從人今多倫
尼托克安圖等族願將掠去馬價即行補交因察

族亦隨後補解臣查郭洛克格爾側番族係四川
松潘鎮所轄已咨川督飭緝究擬至多倫尼托克
安圖等族係新附番民中途被刼隨即補交其向
化輸誠洵屬可嘉請將該番今年應貢馬價仰邀
聖慈寬免以卹遠番其補交銀兩准抵次年正供奉入
諭曰所奏甚是照所請行十月疏言西寧所隸之番民
四十族零居錯處遠近不齊每歲因輸馬價銀赴
西寧者每族不過數人而川省所轄之郭洛克邊

界乃必由之道人單勢弱間被刼殺請嗣後馬價銀兩年彙貢一次至應貢年令各番族預傳就所居遠近分兩起結伴同行仍按其族分大小貢馬多寡每起以五六十人為率可無刼殺之慮並免每年跋涉總理事務王大臣議行十一月

命來京三年四月署馬蘭鎮總兵十二月署廣東提督四年八月奏惠州府連日大雨山水驟湧河道壅高二丈倒灌入城兵民房屋多浸塌臣會同道府

分別瓦房草房酌給銀兩隨時脩復又衝塌兵房七十間請撥從前買馬價內存剩之項估值量給使被水之兵得寬裕料理

上是之十一月實授六年七月潮陽縣民因暫止平糶罷市三日未幾嘉應州土豪攔截採買穀船四十餘保祝俱以實在情形具奏

上以此風不可長著巡撫王安國嚴究勿縱安國尋奏分別首從人犯定擬如律保祝疏言今歲雨澤未

勻早稻豐歉不一地方官固曾開倉平糶但於五月中旬即以早稻將登並未計及秋成如何遽行停止以致米價日昂愚民自罹法網請糶阻攔若非疊遣營員彈壓開導幾至莫遏夫倉儲原備民間不足倘以五月即停為例不顧民間何用豫備現在早稻薄收晚禾甫插宜豫將應糶應卹分別辦理報

聞八月奏永安歸善二縣被水

諭曰地方官設有料理不妥百姓不得實惠之處據實奏聞十月奏瓊州乏食應飭有司或動公採買或招

商轉運

上命其告知總督慶復隨時留心十一月疏言練兵除常期操演外每歲秋冬率弁兵於隨近山原往來馳逐使士卒習勞

諭曰此固美舉然不可擾累地方也七年十月調直隸提督九年二月奏喀爾喀蒙古王子德木楚克遣

護衛已達瑪等關領俸銀已達瑪私帶硝磺出口
并於駝馱內搜出銅條鐵塊解刑部收審至蒙古
原關俸銀及所帶駝馱飭令中軍同守關滿漢官
兵照數查明交原人收管備文押解理藩院查收
辦理得

旨嘉獎四月保祝以病告

命御醫馳驛前往診視旋准解任調理十年十月授正
紅旗蒙古都統十二年四月卒

賜葬銀八百兩謚恭簡

高斌

高斌滿洲鑲黃旗人初隸內務府雍正元年正月
由內務府主事遷員外郎兼佐領四月遷郎中四
年管理蘇州織造六年授廣東布政使尋調浙江
七年調江蘇九年二月調河南九月遷河東副總
河十年調兩淮鹽政兼署江寧織造十一年二月
諭令就近學習河工十二月署江南河道總督十二年四

月疏言范公堤逼臨江海為鹽場藩籬年久多殘
缺計六萬四千一百三十八丈請按相距里程設
堡夫三百五十六及時培修汛官稽其勤惰又宿
桃中河安清中河宿虹外河山安揚河海防江防
等廳前經河臣嵇曾筠等題准分畫所轄界址更
正銜名關防其各河營守備與廳員同汛協防請
一體更正部議如所請八月回鹽政任十二月仍
署河道總督十三年四月回鹽政任十二月授江

南河道總督乾隆元年六月疏言河工搶修工段需用土方請照兵四夫六之例責令河兵挑運十分之四准用夫工十分之六約計需費銀兩與酌給之數相符將此項據實報銷又葦蕩左右二營額採蕩柴分為廠運自運二項共需運腳萬餘兩請將蕩柴內分給各廳領運若干照依漕規繳價若干其應給運腳即於應繳價銀內扣除餘充兵餉至自運易滋弊竇應歸廠運十二月又言江南

河工向因未設河庫道凡各省州縣外解歲夫等項河銀并關稅計十八萬五千餘兩係各廳自行收支多弊混請將此項河銀自乾隆二年為始悉歸道庫一切收支解放兵餉修船之費俱由河庫道經營隨時報明河臣查核均下部議行先是上以河南永城江南蕭縣等處黃河為患

命高斌會同兩江總督趙宏恩河南巡撫富德等籌辦疏通之策至是高斌等奏言黃河南岸徐州府碭

山縣之毛城鋪舊有減水石壩一蕭縣之王家山有天然減水石閘一邳州睢寧縣之峰山有減水閘四俱建自康熙年間誠分黃導淮以水治水之善策因年久淤淺水發為患查毛城鋪原有洪溝巴河二河為減洩黃水故道因閘下地勢東北高於西南是以水向南行漫入祝家口請於水涸後將二河濬令深通並挑寬河頭百餘丈再於二河上首逼近毛城鋪口門之處將舊有之蔣溝河疏

通祝家口潘家口等處築夾土大壩攔截南流務
使減下之水盡入蔣溝洪溝巴河分流下注則永
城碭山一帶均無淹漫之虞至王家山天然閘減
下之水亦會入徐溪口閘下舊有引河中自齊村
橋至堽集間被淤墊宿州境內灰谷堆燕子口等
處亦有淤淺應一律疏浚又峯山減水四閘歷年
既久自閘塘以迄孟山湖六十餘里引河多淤應
一併估挑又奏言淮揚運河自清口至瓜洲三百

餘里其上源係分清口洪澤湖之水入天妃閘建
瓴而下經淮安寶應高郵揚州以達於江惟藉東
西兩岸一綫漕堤以為防固請於天妃正越兩閘
之下相距百餘丈各建草壩三草壩之下酌建正
石閘二越河石閘二又於所建二閘尾各建草壩
三重重關鎖層層收蓄則水平溜緩洪湖之異漲
可禦運河之水勢可減再查湖水三分入運七分
會黃其小盱尾閘之天然南北二壩原以宣洩洪

湖異漲今運道無虞高堰大堤堅固將來非有異
漲二壩斷不可輕開使清水全力禦黃高寶諸河
所受之水循軌入江不至泛溢下河則高寶興鹽
等州縣民田可免洪湖洩水之患疏下均議行會
御史夏之芳主事孫護孫先後條奏河工事宜

命高斌會同大學士嵇曾筠副總河劉永澄等詳度妥
議時安徽布政使晏斯盛廣東學政王安國等復
請疏濬海口

命高斌同趙宏恩及江蘇巡撫邵基會勘二年三月高斌以淮運湖河各事宜有面奏請

訓之處疏請來京得

旨俞允四月至京適宏恩亦以戶部尚書內擢

命王大臣會同高斌宏恩將諸臣所奏海口清口運河運口各事宜逐條詳議御史甄之璜鍾衡等復奏毛城鋪工程有碍運道民生請停止

諭曰朕前因蕭永等處屢遭水患應作何辦理為久安

百姓之計令該督撫總河等勘明妥議嗣據奏稱疏濬毛城鋪迤下一帶河道經徐蕭睢宿靈虹等州縣下至泗州之安河陡門紆迴曲折六百餘里以達於洪澤湖復出清口仍與黃會已經該部議行據淮揚京員夏之芳等連名陳奏以為未便朕以該員等生長淮揚所奏毛城鋪引河不便開通之處果有所見亦未可定此事關係重大是以復降諭旨令總河會同該督撫悉心籌畫今據高斌趙宏恩來京進呈河

圖面奏情事乃知夏之芳等所奏俱非現在情形據
夏之芳等稱毛城鋪引河一開則高堰可危淮揚運
道民生可慮今據高斌等奏稱毛城鋪減水壩原因
徐州一帶兩岸山勢夾束河水屢屢為患是以前河
臣靳輔於康熙十七年題明建設減下之水使歸洪
湖以助清刷黃六十年来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
是現在毛城鋪濬河乃因毛城鋪壩以下舊有之河
身淤阻量加挑浚使水有所歸並非開鑿毛城鋪之

壩也况減下之水紆迴曲折六百餘里經由楊嶂等
五湖為之停蓄一入湖邊即已澄清從無挾沙入洪
湖之患亦無洪湖不能容納之虞又豈至如夏之芳
等所言危高堰而妨淮揚之運道民生乎朕令高斌
趙宏恩公同總理事務王大臣與夏之芳等悉心講
論而夏之芳等身未親歷其地徒以惑於浮言復固
執偏見及王大臣等畧與辨論即多遁詞其原無定
見可知矣今日忽據御史甄之璜鍾衡抗疏陳奏甄之

璜奏稱毛城鋪開河淮揚百萬之衆憂慮惶恐因致直隸地方雨澤愆期夫淮揚與直隸相隔數千里直隸之亢旱與毛城鋪引河何涉而乃為此支離誕妄之語鍾衡條奏二摺皆係毫無裨益之事將毛城鋪一案牽引叙入尤屬巧詐甄之璜鍾衡著革職交部嚴審定議具奏夏之芳等既以冒昧之識阻撓河務於前又以巧詐之私希冀掩過於後此并非尋常奏對不實者比著交部嚴察議奏三年正月淮揚運河工

竣得

旨嘉獎下部議叙四年三月

諭曰從前河道總督高斌因議疏濬毛城鋪水道之時
並請另開新運口堵塞舊運口以避黃河倒灌近據
外間傳說及南來之人多言黃水淤墊之處究未刷
洗淨盡所改新口雖離黃稍遠而上流水勢旁洩其
力已弱不能直注黃河將來倒灌阻塞之患終不能
免人言如此是否確情朕實難以遙定惟有命大學

士鄂爾泰乘驛前往庶與朕親臨閱視相同四月鄂爾泰勘奏新運口宜開如高斌議下大學士九卿議行詳鄂爾泰傳七月疏言淮揚所屬黃運湖河堤工額設堡夫堆積土牛原以脩增卑培薄之用但土牛虛鬆雨淋每多坍卸莫如改築子堰為善部議如所請八月請

陞見

諭令霜降後起程

賜詩曰禹功萬古仰平成疏濬隨時賴俊英淮浦建牙
資保障黃流奏績久澄清息機早是無穿鑿順性猶
然矢撲誠潘靳嘉猷編簡在千秋惟爾繼賢聲九月
命於進京時取道直隸與總督孫嘉淦總河顧琮會勘
直隸河道六年八月疏言黃河自宿遷歷桃源至
清河二百餘里河流湍急險工林立北岸止有縷
堤一道並無遙堤重障又內逼運河唇齒相依運
河南岸雖有縷堤卑薄不足以資捍禦請將運河

南岸縷堤通築高厚作為黃河北岸之遙堤更於
縷堤內酌建格堤九道又江都三汊河為瓜儀二
河口門江廣漕鹽船必由之要津但瓜河地勢卑
不能蓄留淮水引入儀河請塞瓜河舊口門改向
洋子橋營房迤下另挑越河以減淮水入瓜河之
分數則儀河可以分流刷淤濟運並塞瓜洲廣惠
閘上之舊越河於閘下另開一道由城河西行以
會閘河則水勢均平於運道更為便利又請將鎮

江運河南岸坍卸埽工改建磚工下部議行尋調
直隸總督兼管總河印務

賜詩曰淮揚底定早垂勲節鉞新開紫氣分自是經綸
方藉展可知魚水正需殷人言久慶江南雨物望應
歸冀北雲保障繭絲須識取編氓一路頌聲聞十二
月奏籌永定河全河機宜惟在使尾閭通暢請於
三角淀舊淤傍南稍淺處開為引河下接大清河
之老河頭上接鄭家樓水口挑去積土所挑土即

於北岸廢埝之南圍築坡埝以防北軼南岸之尾
亦量為接築以遏南溜其下口河唇隨時疏通至
上游應籌分洩之道請於南岸六工之雙營北岸
三工之胡林店七工之小惠家莊各增建三合土
滾壩一周身俱較石壩減落尺寸南岸郭家務舊
有草壩亦應一律修築如式大學士等議行七年
三月疏言直隸山西沿邊副叅遊都等缺

恩許揀用滿洲人員直隸為京畿重地請將已補邊缺

通曉營務者調補內地別以京員補用邊缺則滿洲人員更可疏通四月又請拓天津水師營汛增駐滿洲兵千合舊額為三千滄州亦增兵二百合舊額為五百均從之七月

上以淮揚屢被水灾高斌久任江南於地方事宜熟悉命同侍郎周學健往會總督德沛等辦理賑卹水利事宜十二月奏言永定河上游為桑乾河北岸自山西大同縣屬之西堰頭村起至直隸西寧縣屬之

辛其村止南岸自大同縣屬之冊田村起至西寧
縣屬之揣骨曠止可各開渠灌田桑乾河由西寧
石閘村入山經宣化縣之黑龍灣懷來縣之和合
堡宛平縣之沿河口兩山夾峙一線中趨若於山
口取巨石錯落堆疊仿竹絡壩之意作為玲瓏水
壩以殺涵湧之勢則下游之患可減疏上議行九
年四月以病

聞

命醫診視五月奏言現經戶部議准直隸藁城縣知縣
高崙呈請自備工本赴山東開礦臣思開礦之事
向惟行於滇粵邊省山左內地且近岱嶽孔林似
屬不宜況擾民滋怨奸竊易生尤為可慮請亟停
止

上嘉是之十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五月授吏部尚書仍
管直隸水利河道工程六月議政處行走十一月
兼總管內務府大臣十二月充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軍機處行走十一年三月以御史楊開鼎疏劾河督白鍾山駁減工費需索河員漫口衝決匿灾不報

命高斌往江南會同總督尹繼善查辦尋奏駁減需索等款皆虛惟陳家浦衝刷淹沒事實鍾山坐革職四月疏言淮黃二瀆每年伏秋水漲其大小總以老壩口水誌為準則今應酌定以乾隆七年最大水誌連底水一丈四尺七寸為準每年水勢較此

尚差若干令河臣明白奏報以便驗度水勢之大
小至各處閘壩開閉則應以就近石工一定不易
水長之尺寸為度如黃河則有徐州城外石堤可
驗清水則有洪湖山盱石滾壩可驗於此立定準
則驗度啟閉在工人員皆得遵循無悞如黃河南
岸洩水門戶則有碭山縣之毛城舖壩王家山之
天然閘壩寧縣之峰山四閘毛城舖壩應以徐城
石堤連底水長至七尺為度即行開放秋汛過後

至九月初一日即行堵閉再壩外引水支河現有
四道而蔣家營一河河頭直順迎溜洩水尤多今
止留三道其上流之汪家莊引河應行堵閉蔣家
營河頭應改為倒勾從前太順之口門堅築草壩
堵塞以防引溜過多之患天然閘應以徐城石堤
連底水長至八尺為度即行開放水落堵閉不必
拘定日期峰山四閘在徐城之下非遇異漲毋許
輕開至黃河北岸洩水門戶則有宿遷縣之竹絡

壩清河縣之王營減壩安東縣之馬家港竹絡壩
口門應收窄二丈止留四丈其內外之臨黃東黃
二壩亦應一律收小酌定每年於十月內東省煞
壩後始行開放以濟來歲重運過完即行堵閉王
營減壩應照乾隆八年原議必俟非常之漲始行
開放馬家港與此一例毋庸常時開放至於清水
則以洪澤一湖為灌輸蓄納之地水弱則不足禦
黃濟運水大則高堰一帶工程受險其洩水之處

山盱三滾壩外則有盱眙之蔣家閘南北天然二壩蔣家閘應酌定以洪湖水長與山盱南壩相平始令開放南壩一不過水即行堵閉天然南北二壩應酌量於南滾壩過水三尺之時始將土壩開放俟南滾壩一平即行堵閉又運口分淮入運為淮揚運河三百里進水之源不過藉以通舟濟運水勢原不宜過大其草壩口門應酌定以四尺為度二壩三壩亦照式收小至南壩壩墩應照北壩

改做磨盤式以便重運挽行出口疏入議行七月
運河水漲海州一帶被淹

命高斌往勘八月會秦河工現行事宜一六塘河謝家
莊龍溝口等處堤堰應照原估丈尺量地勢高低
酌加寬厚六塘河經由之武漳義澤六里各滾壩
應照原議加培增長再將六塘河尾閘之中墩河
項家衝東門河挑浚寬深即於口門建石滾壩以
利宣洩沐陽前後兩河應將舊有子堰及現議增

築處所一律增培高厚一海州州同應移駐大伊
山鎮管理漣河以南六塘河子堰閘壩等工再增
設州判一管理漣河以北之贛榆縣及薈薇南橋
等河子堰閘壩等工裁溧水縣縣丞改為沐陽縣
縣丞管理一切河道圩壩從之尋請將海州沐陽
贛榆乾隆十年以前積欠地漕銀米及淮安分司
所屬之板浦徐濟中正莞瀆臨洪興莊等六鹽場
未完折價帶徵銀一體豁免得

旨俞允十一月充

玉牒館副總裁十二年三月授

文淵閣大學士四月

諭往江南同新任河道總督周學健辦理防汛事宜其
直隸河道總督印務交直隸總督那蘇圖暫管五月
直隸水利工程告竣

上獎高斌及劉於義勤勞下部議叙十三年三月

命同左都御史劉統勳赴山東查辦災賑先是浙閩總

督喀爾吉善劾浙江巡撫常安婪贓各款

命高斌偕總河顧琮往訊嗣又

命大學士訥親往會審論罪如律至是高斌與顧琮會
奏不能按款窮究請交部嚴加議處

諭曰高斌等初審以常安婪贓納賄七款皆虛惟失察
家人勒索議以革職其意謂罪至革職事已兩平可
以顛預了局如所謂和事老人者經朕嚴切批示諭
令高斌回浙再行研審高斌回奏謂將題本內看語

摘叙簡畧未經聲明等語朕看其始終有飾非護過情形因命大學士訥親前往而高斌等於訥親未到浙之先即倉忙審出常安婪收銀兩更察出原叅款外婪取差役贓銀此明係聞訥親往浙之信為此先發掩飾之計高斌顧琮承審此案若謂其有意瞻徇常安朕可保其實無是心而身為大臣於特交查審重案乃不知秉公辦事模稜兩可尚以為識大體而沽名則實有負委任咎無可辭著交部嚴察議奏部

議革職

詔從寬留任閏七月兼管江南河道總督事務十二月
以查辦周學健家產徇私瞻顧

命革去大學士仍留河道總督任十五年三月以前所
築十字河竹絡壩之臨黃臨運二壩辦理未協部
議革任

特予寬免十六年三月

上南巡

命仍以大學士銜管河道總督事閏五月暫管兩江總

督印務八月河南陽武漫工未合龍

詔往相度堵築

命未下高斌奏請赴豫協辦

諭獎其急公任事得大臣體十一月工竣交部議叙尋
命同侍郎汪由敦往勘天津一帶河工十七年三月高

斌年七十

賜詩曰早叅黃閣侍金鑾晚覺扶鳩步履難卧理藉卿

為保障成功告我永安瀾讀書未懈平生志益壽何
須九轉丹黃髮皤皤在朝衆勤勞軫念久河干十八
年七月奏洪澤湖水漲泛高郵車邏壩決邵伯迤
北運河二閘及下河高郵寶慶一帶被淹下部嚴
議是月學習河務布政司富勒赫劾奏南河虧帑
事

命署尚書策楞尚書劉統勲往查屬實八月

諭曰富勒赫初奏時朕意高斌等為屬員朦蔽咎在失

察今據策楞等查出浮冒朦混種種滋弊如外河同知陳克濬海防同知王德宣虧缺皆至二三萬高斌等豈竟毫無覺察乃置之不問竟視虧帑為應然彌補為故智二人之罪其可逭乎至通判周冕應辦物料全無貯備以致二閘被冲束手無策仍不據實題叅挈問僅稱悞事撤回另委接辦此尤其乖謬之甚者若非策楞等前往則該員竟致漏網高斌等之居心尚可問乎高斌張師載俱着革職留工効力贖罪

九月黃河復決銅山縣張家馬路南注靈虹諸邑
歸洪澤湖奪淮而下

諭曰秋汎已過何致衝漫河堤其中顯有情弊該管同
知李煒着革職挈問高斌張師載身任南河日久不
能留心查察致該處堤身卑薄踈鬆一時潰決漫延
數邑其罪實無可逭伊二人現在留工効力如邵伯
二閘決口已塞着同往銅山工次上緊堵閉若尚未
完即令高斌赴銅山勒限堵塞如不能刻期告竣即

嚴奏治罪策楞尋奏李煇及革職守備張賓侵帑誤
工狀

諭曰李煇張賓着即於該工正法使在工人員知所懲
戒此皆由高斌張師載負恩徇縱實無可貸念高斌
尚係舊人不忍即寘重典張師載因并寬宥然國有
常刑雖於法外矜全亦不可不使知儆惕着將高斌
等縛赴行刑處所令其目覩行刑訖再行釋放二十
年三月高斌卒於工次

命賞給內大臣職銜並內庫銀一千兩料理喪事二十

二年

上南巡

諭曰原任大學士內大臣高斌前任河道總督時頗著勞績即如毛城鋪所以分洩黃流高斌設立徐州水誌至七尺方開後人不用其法遂致黃弱沙淤隱貽河患其於黃河兩岸汕刷支河每歲冬季必督率廳汎實力填築近年司河工員疎忽因有孫家集奪溜

之事至三滾壩洩洪湖盛漲高斌堅持堵閉是以數
年之間下游州縣屢獲豐收其功在生民自不可泯
至於癸酉張家馬路及運河二閘之決則又其果於
自信抑且年邁志滿之失朕不得不治其罪而要其
瑕瑜自不相掩在本朝河臣中即不能如靳輔而較
齊蘇勒稔曾筠朕以為有過之無不及也茲者翠華
南幸追溯前勞特沛恩綸用孚公論可與靳輔齊蘇
勒稔曾筠一同祠祀以昭國家念舊酌功之典且亦

使後之司河務者知所激勸二十三年

賜謚文定四十四年

御製懷舊詩列五督臣中

詩曰本朝善治河靳輔齊蘇勒斌實可比靳弗徒保工
急至其於齊也有過無不及惟是閉三壩自信過於
力下河曾受福異漲害亦迫用此抵以罪勸懲國之
則然終諒其心與祠復原職壬午復南巡清口親定
式豫折東西壩頻年已受益昨秋黃河決洪湖漲因

逼無已徐啟壩未至衝潰棘使斌而有知應歎初未
識五十一年

命入祀賢良祠子高恒以兩淮鹽政任內藉端侵肥一

案論斬如律恒子高樸在葉爾羌勒派回民婪索
金寶盜賣官玉

命即於該處正法五十二年二月

諭曰原任大學士高斌宣力年久伊之子孫皆經獲罪
現在並無服官者著將伊孫候補通判高杞調取來

京以內務府郎中補用以示朕軫念前勞眷注舊臣之意高杞後遷兵科給事中

補熙

補熙滿洲鑲黃旗人姓佟佳父一等公鄂倫岱雍正元年補熙由廕生補理藩院員外郎二年調兵部四年改刑部七年授鑲白旗漢軍副都統九年署天津總兵十年奏言通州營教場順治年間圈為旗地操練無定所難免妨農害稼請將遺址還

營又言向修天津城毀沿濠民房今工竣應仍構
鋪面地租充營費並令兵丁築室四隅於十分內
留給二分令配軍搭厦以居一例免租均從之尋
署宣化鎮總兵十一年襲祖佟國綱騎都尉世職
疏言張家獨石及洗馬林堡三口准種地民出入
餘悉禁邊民圖近偷越弁目賄放嗣後凡報州縣
給口票驗無違禁物俱准出入無票解究宣化大
同貯炮多請撥張家獨石二處各六具紮溝龍門

二處各四具以資操演諸汎視衝僻定兵多寡以重巡守十二年疏言逃兵有竊帶餉馬者律未載明請

勅部加重議罪家口移縣嚴追賠繳直隸營制兵餉從補日始惟宣化至下月初一日起支應改畫一生息銀給兵父母妻子外同居兄弟概停給以杜冒濫俱下部議行九月擢江南提督十三年疏陳營汎事宜一福山至吳淞川沙俱屬水師中間劉河陸

路營勢不聯絡請撥崇明鎮沙船四交劉河營派
千總外委輪班會哨一崇明狼山二鎮水師統領
二月出巡前及十月巡竣後令吳淞川沙黃浦劉
河等營隨崇鎮會操福山營隨狼鎮會操俾知練
習一柘林之滄缺汎南漚之新塘汎青村之青村
港汎俱沿海要地應各增設千總駐巡原設把總
留營操練一海口載貨小船漁戶網船請照大船
刻號編船戶姓名無者不許出口從之乾隆元年

授漕運總督疏言漕標左營副將右營遊擊夏秋間例出趙空運營中乏員訓練請增設中營副將轄都司一千總二把總及外委千把各四左營改設遊擊轄守備千總各一把總三外委千把四右營弁兵如左數將原額新舊兵分撥無容增餉又言向例漕船未滿十年運損朽者准雇民船一次均給回空限單旗丁因費多聽民船回空自行攬載至淮別催應點沿途催查兵役知船數不符需

索滋累請交糧後但給旗丁隨身限單到次繳驗
所僱船免給至白糧船未滿五年限丁疲船朽者
即減運另選均得

旨允行時山東河南截漕船應扣給錢糧未定章程
敕總漕議尋議奏本折色月糧為安家贍養三修銀為
修船船隻應全支本折色行糧計程支潤耗銀米
原以資潤折耗其銀亦計程支其米到截留州縣
收逾半月限者計月支山東任城幫無贍運屯田

其贍軍銀全支河南盤剝銀因臨清剝淺設已抵者全支未抵者按程支疏入着為例二年六月

命會勘東省運河九月疏請定閘水以四尺為準視舊例深五寸省剝淺費下部議行十一月丁憂回京三年補鑲白旗蒙古都統五年二月調正藍旗滿洲都統七月授綏遠城建威將軍十月疏稱旗員不諳開墾事宜請令雁平道協理又同巡撫喀爾吉善奏於歸化城增設巡道於滿洲蒙古內補授

俱從之六年疏言綏遠城兵額多祇佐領防禦驍
騎校等各三十五員不敷董率請將右衛滿洲正
紅鑲紅鑲白正藍鑲藍五旗撥佐領等各一歸綏
遠下五旗又言托克托城內倉儲數萬防守人寡
令歸化城都統派兵輪守又言殺虎口距綏遠二
百餘里應設三十六汛內新店子五松禿路沙兒
沁大黑河設把總各一二十家子為適中地設都
司並中軍千總各一管轄各汛均於鎮標殺虎口

協標內撥兵往駐其寧武八角營都司得勝路千
總新平虎威水峪樓溝四把總汛僻員冗俱移撥
新設各汛再城東南係察哈爾四旗兵駐劄餘係
土默特蒙古地遇失事即責該地官兵庶無推諉
均議行八年暫兼管山西提督事九年奏請綏遠
民願以米穀豆抵交墾戶借項及應徵草折銀者
聽交納免加耗俾積欠早完從之十一年疏請設
滿漢繙譯官學於綏遠城選在京八旗呈誤人員

咨充教習有成定年陞轉公費照前蒙古學例給
予部議教習於右衛八旗舉貢生監並罷閒旗員
內考補餘如所請十四年四月疏言右衛滿洲上
三旗及蒙古八旗官多兵少請裁佐領防禦驍騎
校各一裁員俟綏遠右衛二城缺坐補兵均派各
旗轄領催俟缺出汰除漢軍上四旗官少兵多每
旗應增佐領防禦驍騎校各一各撥原領催二在
新佐領下兵亦均派轄增缺令漢軍現任官暫兼

俟滿洲蒙古裁缺後將漢軍人員揀放不至多廢
俸餉部議准行八月病

命太醫院官往視十月

諭來京調養十八年卒

賜祭葬謚溫僖長子嗣睿襲世職

完顏偉

完顏偉滿洲鑲黃旗人完顏即其姓雍正九年由
內務府筆帖式授堂主事十年遷戶部員外郎十

二年

命往江南學習河務乾隆二年授浙江海防兵備道四年
調江南河庫道尋擢浙江按察使時建尖山壩工
巡撫盧焯以完顏偉素諳工程奏派赴工督查給
公項為往來費

諭每年賞銀五百兩五年條奏現行事宜一歲暮封印
遇緊要文移向於年月兩旁硃寫印信遵封上司
牌票則刻本官花押鈐蓋年月上行用易滋詐偽

請於封印時地方官各備空白文移用印鈐蓋貯
內衙遇緊要事填用上司亦備空白牌劄如批發
各屬文書不能鈐印者先用牌劄飭知仍登記號
簿其用刺空白開印時銷燬一竊盜拒捕及白晝
搶奪殺傷事主之案例照強盜案題叅疎防勒緝
第強盜無分首從斬決竊盜拒捕搶奪殺傷止下
手者當其重罪且竊盜因追逐始拒捕而搶奪在
白晝與黑夜行劫者有間倘照強盜案不論已未

獲概叅疎防恐地方官轉多諱匿請嗣後竊盜拒捕與白晝搶奪殺傷人若未經獲賊與雖獲賊而為首及下手兇犯未獲者仍照例題叅如限內已獲為首及下手兇犯惟夥賊未獲者免叅仍勒限緝拿庶輕重有別部議從之六年二月

命為江南副總河八月授江南河道總督初高郵州南關五里車邏三壩遇河湖漲洩水輒浸下河州縣民田前總河高斌遵

旨閉洪澤湖天然壩及南關等三壩不使入下河至是
知州沈光曾因上河濱湖灘地被水詳請將濟運
有餘之水由三壩減洩并易芒稻河閘為壩以疏
實應高郵甘泉諸湖南注之路完顏偉劾其擾亂
河工得

旨河工關係緊要沈光曾以必不可行之事顛倒是非
且不具詳於高斌在任之時而詳於完顏偉新任之
際明係倡論惑眾擾亂河務着交部嚴加議處尋將

沈光曾議以革職先是

上以黃河大溜逼近清口每倒漾為患

命循康熙年間舊迹開陶莊引河導黃使北大學士鄂爾泰往會河臣高斌勘奏議甫定以汎水驟集積淤停工高斌尋亦去任至是復

命完顏偉相度施工完顏偉因奏自清口迤西黃河南岸設木龍挑溜漸向北趨木龍之議倡自高斌完顏偉踵而行之蓋慮引河功不易就圖補偏救弊

之為然自是陶莊引河之議遂寢厥後四十一年
上獨申睿斷決意開之踰年而功竣新河直抵周家莊
始會清東下去清口較昔遠五里倒漾之患永絕
詳見

御製陶莊河神廟碑記七年七月疏報本年淮源上游
雨多水發河南賈魯河水勢盛長由渦達淮歸洪
澤以致異漲其自三石滾壩減下之水已歸高寶
邵伯等湖而古溝東壩漫刷過水又從白馬湖會

之致高郵邵伯一帶水勢過大臣督員加築子堰
捍禦並將入江入海要道相機開放高郵之柏家
墩南老土壩并南關五里車邏三壩次第開放水
勢始定

諭曰朕心正為此厯念覽奏稍慰朕懷是時黃河水漲
石林口減水過多沛縣被水并及山東魚臺滕嶧
等縣完顏偉具疏請罪下部議罰俸一年十一月
御史吳煒疏叅完顏偉劾罷知州沈光曾信任叅

將朱永凡用舍倒置

命完顏偉回奏尋言光曾因倡議惑衆題叅永凡歷練
辛勤故請留任

諭曰今年河湖異漲議者皆歸罪河臣甚非情理之平
但完顏偉未諳河務驟遇此災未免倉皇著調補河
東河道總督九年正月奏言山東連年被水由於上
游散漫下游梗阻運河南接汶泗沂濟諸水洩入
微山蜀山南旺馬踏等湖北接漳衛二水洩入鹽

河徒駭馬類鈎盤等河遇伏秋異漲每宣洩不及
應於運河內增閘壩以分其勢疏下河以暢其流
其經由州縣支分派別或有淤狹溝渠殘缺壩閘
堤堰均查明浚修報

聞十年以母老陳請回京

上慰留之十三年三月授左副都御史六月卒



欽定八旗通志卷一百四十二